



# 風雲雷電

梁羽生 著

梁羽生 著

中



劍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梁羽生作品集

54

風雲雷電

中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雷电/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9-4

I. ①风…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59号

---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6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 目 录

二十三	黑衣少女	407
二十四	机密文书	425
二十五	误会重重	441
二十六	荒山夜话	459
二十七	李家兄妹	477
二十八	李代桃僵	495
二十九	闺房避难	513
三十	逃出凉州	531
三十一	心事难言	549
三十二	作法自毙	567
三十三	冤家聚头	585

三十四	午夜惊魂	.....	603
三十五	逼上梁山	.....	623
三十六	深入虎穴	.....	641
三十七	真假帮主	.....	653
三十八	好友重逢	.....	665
三十九	秘魔岩下	.....	681
四十	荒林中伏	.....	703
四十一	封刀大典	.....	721
四十二	恶客登门	.....	739
四十三	武林天骄	.....	753
四十四	大闹镖局	.....	771

## 二十三 黑衣少女

青袍客见她身法奇怪，不敢轻敌，右足踏前一步，左拳劈面一拳，立即就向那黑衣少女打去。本来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和晚一辈的过招，理该让那黑衣少女先行出手，即使自己先发制人，不讲江湖规矩，至少也得向对方打个招呼。只因黑衣少女来得太快，迫使他连交代一两句门面话也没余暇。由此也可见到他对这黑衣少女是何等忌惮了。

黑衣少女待他拳离面门只有尺许之际，这才蓦地一扭纤腰，手背一挥。两人身形交叉穿过，拳脚却没碰着。青袍客微“噫”一声，似乎颇为诧异。

原来青袍客的拳掌兵刃各种功夫都是自成一家，极为歹毒，与众不同。他握拳的手法五指参差不齐，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相间的地方生出三片棱角，这三片棱角能够用来击打人身穴道。拇指外向，能以按捺之力使出西藏密宗的“大手印”功夫。密宗的“大手印”是以掌力印按，伤对方奇经八脉，他只用一根拇指，可收同样效果。

这种歹毒的拳法他是非碰到强敌不用的，已经有十年没用过了，只因对这少女颇为忌惮，一照面就使出来。只道可以稳操胜算，哪知还是给这黑衣少女一出手就化解了。

黑衣少女掌背击敌，名为“大士拳”，刚中寓柔，威力极大。这种拳法源出天竺，中土所无，正是化解他这种打穴拳法的独门功夫。青袍客跟随师父习技之时，曾见师父演过这路“大士拳”，据他师父说，对这套拳法也只是略知梗概，并未深研，只能依样画葫芦，让弟子知道这套拳法大致如何，以后碰上，懂得提防罢了。青

袍客今年五十有七，师父给他演这路“大士拳”的时候，他才十七岁，距今刚好是四十年。四十年来他从未碰过一个会使“大士拳”的人，想不到今天却碰上了，而且是出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之手。

青袍客知道“大士拳”是他本门拳法的克星，仗着功力深厚，先守后攻，心里想道：“待她气力耗了几分，我再用擒拿法对付她。我只守不攻，料她在一时三刻之间也难以找得我的破绽。”

黑衣少女冷笑着说道：“怎么才一交手就怯战了！”说话之际，身似穿花蝴蝶，掠水蜻蜓，才不过一句话的功夫，已是转移了八个方位，连攻二十四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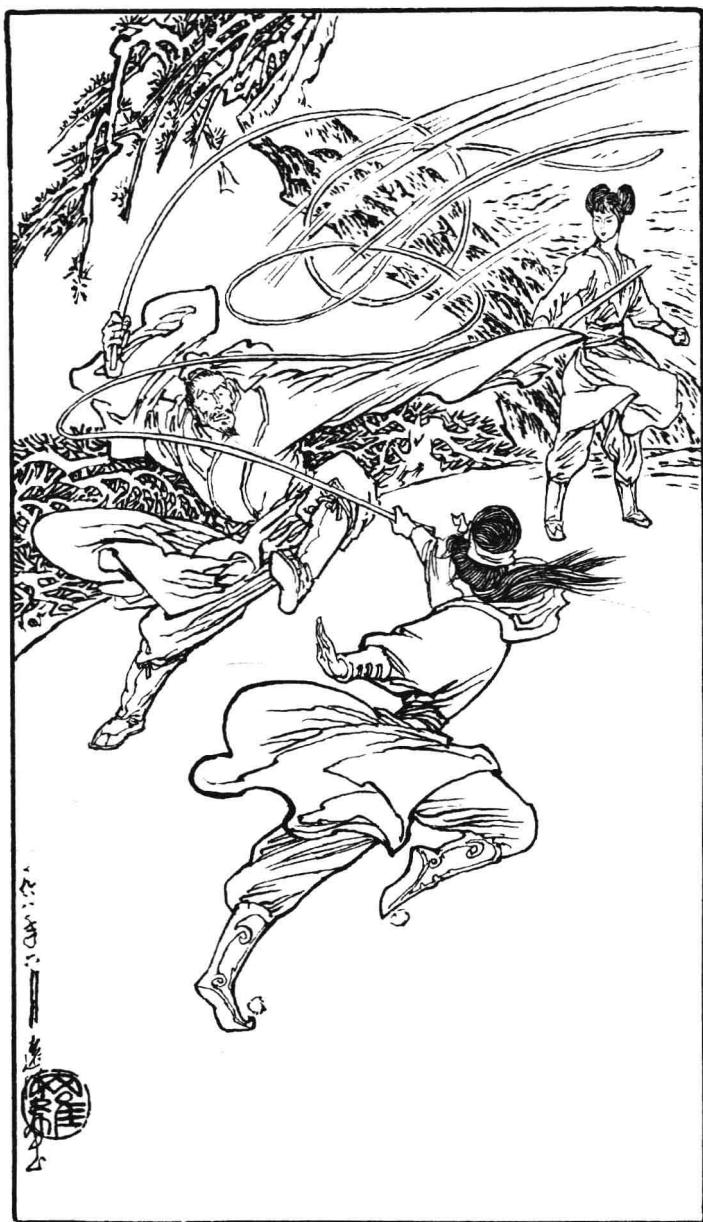
青袍客由于知道对方拳法乃是自己的克星，生怕给她乘隙攻入，不敢不用全力。他不敢跃出攻敌，封闭门户虽极严密，所耗的气力却比黑衣少女更多。亦即是说他的战术企图，适得相反的效果！

斗到紧处，青袍客手上就像挽着千斤重物似的，出招沉重缓慢，显见十分用力。数丈开外的吕玉瑶都感到劲风扑面，要想插手也插不进去。那黑衣女子却是气定神闲，穿花蝴蝶似的和他绕身游斗。纤纤素手，十指忽拢忽舒，宛如春花葳蕤，美妙之极。吕玉瑶不觉看得呆了。

其实黑衣女子看似意态从容，已是使出浑身解数，心里也在暗暗吃惊的。“若不是我早知道他的底细，赶紧学了这套掌法，只怕还当真不是他的对手呢。”如今她虽然在掌法上占了上风，要想取胜，也还是没有把握。

青袍客斗到满头大汗，目露凶光，吕玉瑶袖手旁观，也不觉有点害怕。黑衣女子忽地格格一笑说道：“你是娄人俊的师兄萨怒穷吧？听说你躲在深山，已经练了青砂掌，为什么不使出来？”吕玉瑶想道：“萨怒穷，这名字倒是古怪。但娄人俊的本领我是见过的，比他可是差得太远。”她有所不知，原来娄人俊和青袍客名义上是师兄弟，娄人俊的武功却是师兄代师父传授的。他本门的三大绝学，娄人俊只是学到了一门擒拿手。

吕玉瑶只是觉得奇怪，青袍客听了黑衣少女的这个说话，却不





青袍客手执软鞭，说道：“比拳脚没什么意思，咱们见个真章，较量较量兵器！”

禁大吃一惊了。原来他是隐姓埋名了二十年，最近才重入江湖的。想道：“奇怪，她年纪轻轻，怎会知道我的姓名来历？知道我的姓名还不打紧，还知我练成了青砂掌？”武功高明之士，最忌的就是自以为是独门的绝技被人知道底细，青袍客不禁起了猜疑：“她识破我有这独门武功，要我使出来，莫非她也有了破我青砂掌之法？”

原来青袍客的“青砂掌”就是他传给秦龙飞的独门毒掌功夫，用这种毒掌，功力未深的还好，功力深的万一伤不到敌人，毒气就会归心，反伤自己。这黑衣女子能够破他的独门拳法，焉知就不能破他的独门掌法？是以青袍客给她揭破之后，反而不敢使用了。

青袍客陡地跳出圈子，手中多了一条软鞭，说道：“比拳脚没什么意思，咱们见个真章，较量较量兵器！”这条软鞭原来是他当作腰带束在腰间的。

黑衣少女笑道：“随你划道儿，我一准奉陪就是！”脱下一个手镯，双手一拉，变成了一条又细又长的银鞭，手镯变银鞭，比对方的腰带变软鞭还更古怪，看得青袍客都不觉瞪起眼睛，心道：“这妖女真是有点邪门！”

黑衣少女喝道：“接招！”轻轻一抖，银丝鞭无声无息地向对方打去。青袍客眉头一皱，挥动软鞭，自下迎上，砸她的银丝鞭。

黑衣女子自忖功力稍逊一筹，对方的软鞭又比她的银丝鞭粗重，生怕双鞭相交，缠上了扯拉起来，自己难免吃亏。当下抖手扬鞭，灵蛇一样的斜窜过去，避招进招，青袍客一个“移形易位”，长鞭使得呼呼风响，竟似变成了一杆小花枪似的向她胸口径刺。武学有云：“枪怕圆，鞭怕直。”软鞭使得笔直变枪，那自是功力非凡了。

双方的鞭都有一丈多长，黑衣女子的银丝鞭更细更长，各自狠攻对方，接连数招，竟然没有缠上。但在数招之间，双方已是迭见凶险，稍一不慎，就要血染尘埃。当真是间不容发！

青袍客那条软鞭，鞭身上有十几个凸起的“环结”，就像人的指骨一般。鞭法也是与众不同，能用凸起的“环结”打击人身穴道。但黑衣女子的那条银丝鞭更是神奇，它只有一根香脚那么纤细，来无踪，去无迹，令人防不胜防。

青袍客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心里想道：“听说那小魔女在降伏黄河五大帮会的帮主之时，是用奇快的五虎断门刀法取胜的，怎的她的鞭法也这样好，连我也没见过，不知是何路道。莫非不是同一个人？唉，二十年不出江湖，想不到竟多了这许多本领高强的后生小辈！”

黑衣少女心里暗暗好笑：“幸亏他没有用青砂掌，否则只怕当真不易胜他。”原来这黑衣少女的师父是位武林异人，她于十八般武艺无一不通，尤以鞭法刀法最为精妙。青袍客的鞭法虽然自成一派，也还比不上她。青袍客不用毒掌却和她较量兵器，那正是舍长用短了。

转眼间双方已是剧斗了一百多招，黑衣少女的奇招妙着层出不穷，青袍客的长鞭虽能打穴，打不着她也是没用。激战中，黑衣少女喝声：“着！”青袍客见银光一闪，情知难以躲避，也是猛地一声喝道：“撒鞭！”分光捉影，以迅捷无伦的手法，倏地抓着她们的银鞭！吕玉瑶惊得“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声犹未了，忽见一条长鞭矫若游龙的飞上半空，但却不是黑衣少女的银丝鞭。

原来青袍客虽然抓着她们的银丝鞭，但银丝鞭幼细，黑衣少女轻轻一抽，青袍客还没抓牢，掌心一阵火辣辣的作痛，银丝鞭已是从他的指缝抽出，打着了他持鞭的虎口，黑衣少女反手一卷，将他的软鞭夺走，抛上空中。

黑衣少女笑道：“你还有什么兵器，你用什么我就用什么，一准奉陪！”青袍客接连吃亏，哪里还敢恋战，软鞭也顾不得拾回来了，一个转身，便即落荒而逃！

黑衣少女把银丝鞭圈成手镯，套在臂上，笑道：“吕姑娘，你受惊了。咱们现在可以好好地谈一谈啦。”

吕玉瑶道：“多谢女侠相助之德，但不知女侠何以知道我的名字，我可还没有请教你的芳名呢？”

黑衣女子笑道：“你是鼎鼎大名的浙东大侠吕东岩的女儿，我怎能不知？”接着又笑道：“别那么女侠、女侠的叫我，让人听了肉麻。你可不知，别人是骂我小魔女的呢。我姓杨，大概会比你年

纪稍长，你就叫我一声杨姐姐吧。我要向你打听一个人。”

吕玉瑶道：“杨姐姐要打听什么人？”

黑衣少女道：“从江南来的闪电手耿电，听说他曾经到过你的家里。”

吕玉瑶道：“不错。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了。”黑衣少女道：“听说你后来还见过他。”吕玉瑶心道：“她倒是消息灵通得很，不知是何路道？”当下笑道：“不错，我还没有说完呢。前几天我是曾再见到他，但他可没有在我家留下。”

黑衣少女道：“他上哪儿，你可知道？”

吕玉瑶道：“他和青龙帮的四大金刚到祁连山去了。”

黑衣少女道：“啊，原来他已经和四大金刚相会了。你和四大金刚相熟吗？”

吕玉瑶道：“就是那天耿大哥再来的时候，我和他们才见着面的。”

黑衣少女道：“四大金刚中的老三快刀罗浩威，你知道吗？”

吕玉瑶道：“知道，他的快刀的确是使得快极了。你和他是朋友？”

黑衣少女不敢承认也不否认，却问道：“罗浩威可曾和你们说起一个姓杨的女子么？”

吕玉瑶道：“没有。我和他们匆匆分手，并没有谈什么。”

黑衣少女似乎有点失望，说道：“好，那我也要赶往祁连山了，咱们后会有期。”

黑衣少女跨上黑驴，这匹驴子脚力不输健马，不过一会，已是去得远了。吕玉瑶目送她的身影，想道：“这位杨姐姐的行径倒是古怪，但武功却也委实高强，只怕凌大哥和耿大哥都要稍不如她。”

黑衣少女单骑前行，心情却是颇为动荡，难以自休。

“这个耿电不知什么样子，或者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也说不定。嗯，他当然不知，他母亲走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呢。唉，这件事情却叫我怎么开口？难道我能够贸然地向他说我是你的未婚妻子吗？”

黑衣少女情怀历乱，回想起八年前的一幕往事。

她的父亲在她三岁的时候早已去世，当她十三岁那年，她母亲又得了重病。

她年纪虽小，却很聪明懂事，日夜衣不解带地服侍母亲。

一天晚上，三更时分，她的母亲醒了过来，精神似乎好了许多。她不知道这是“回光反照”，还在替她母亲欢喜，说道：“妈，我给你暖药，王大夫说这药要连服三剂的。看来他的药可是对症了。”

她母亲说道：“不，我不用服药的了。你别走开，我给你说个故事。”

她小小的心灵充满诧异，不解母亲何以刚刚病好一些，就有闲心讲故事给她听。当下便和母亲说道：“待你病好了再讲也不迟啊。”她虽然自小就是很喜欢听故事的。

她的母亲微笑摸抚她的头发，说道：“青儿，你很懂事。但我要给你讲的故事也是咱们的家事。你知道你的爹爹是什么人么？”

她三岁死了父亲，只知爹爹是个武人，此时见母亲这样郑重的和她说话，自是急于知道，也就不再拦阻母亲说话了。问道：“爹爹是什么人？”

她的母亲缓缓说道：“你爹是个抗金义士。”

她幼承家教，自小就知痛恨金虏，听说爹爹是抗金义士，大为欢喜，说道：“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是很光荣的啊！”

她母亲笑道：“我本来要待你满十八岁才告诉你的，现在告诉你已经早了。你可不能随便和人家说。”

“妈，你当我还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吗？我知道女真鞑子霸占了咱们的地方，我一说出爹爹是抗金的义士，那些鞑子就会害我的。”她说。

“很好，你这样懂事我就放心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你的师祖是谁？”

她怔了一怔，说道：“咱们不是家传的武功么？我听你说过，爹爹是五虎断门刀的传人，师祖不也就是爷爷吗？”

她母亲说道：“不错，刀法是家传的。但你爹爹却另有师父，他从师父学来的武功比家传的高明得多。可惜你年纪还小，我只能

教你一路刀法，你爹爹的其他本领，我懂得一半，却是来不及教你了。”

“师祖是谁，敢情也是一位抗金义士？”

“不错。你的师祖是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蓟州名武师秦重。他是死在金虏之手的。我要告诉你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你的师祖一家的故事。”

她母亲咳了两声，神情却似沉思往事。

“妈，你喝一杯热茶。”

喝过了一杯热茶，她的母亲继续说道：“你的师祖秦重在乡下开间武馆、有十多个徒弟。但得到他几分真传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弟子李家骏，另一个就是你的爹爹杨雁声了。”

“师祖没有儿女吗？”

“只有一个女儿，名叫秦弄玉。当然你这位师姑的本领更高，她是二十年前名闻大江南北的女侠。现在是一位总兵夫人。”

“啊，她做了官太太吗？”

“她的丈夫是宋国的总兵，不是做鞑子的官。本领比妻子更高，是一位抗金名将。也是武林中人人景仰，大家都尊称他为江南大侠的耿照。”

“他是你师祖的姨甥，表兄妹经过了许多磨折才能够成亲的。可惜我没有工夫和你多说他们的故事了。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你，二十年前，他在长江北面的采石矶打了一场大胜仗，把金兵杀得望风而逃。后来他率领一支义军，渡江归宋，做了宋国驻守江防的总兵官。他这支军队有个名号叫做‘飞虎军’，是宋国最能打仗的一支军队。”（按：耿照的故事见拙著《狂侠天骄魔女》。）

她听得悠然神往，遥想这位“江南大侠”的雄风，但却禁不住问道：“妈，你说师祖一家的故事，可是和咱们有什么关联么？”

她的母亲泛起一朵笑容，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说道：“不错，你很聪明，一猜就着。现在我就要说到第二个故事了，这个故事不但和咱家有关，和你更是相关！”

“啊，什么故事，怎的和我有关？”

“这是耿照夫妻的故事。你的爹爹曾是他的部下，采石矶一战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他渡江。”

“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吧？”

她母亲笑道：“当然没有出生。那时你爹爹还没有和我成亲呢。”

“那么，他们的故事又怎的和我‘尤其相关’？”

她母亲微微一笑，说道：“你听下去就明白了。”

“耿夫人和你爹爹同门，和我也是早就熟识的。有一个时候，她就住在咱们家中。”

“你不是说耿大侠已经渡江了吗？”

“他后来还潜回北方一次，和他表妹成了亲。当时因为兵荒马乱，他的妻子怀了孕，他却急于要回江南抗敌，只能把妻子留在咱们家里。后来她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耿电。青儿，你要记着这个名字，他名叫耿电，雷电的电！”

“耿电，雷电的电。”她复述了一遍，笑起来道：“这样简单的名字你还怕我记不牢吗？你教我念的诗词我都能够背得一百多首呢。但你却为什么要我记着他的名字？”

“这孩子比你年长四岁，现在是十七岁了。听说去年已经回到他父母身旁。唉，就不知他还会不会再来和你见面？”她的母亲并没回答她这一句问话，却忽然长叹起来了。

“见得着见不着又有什么打紧，我知道有这个人也就行了。”

“不，你一定要见着他！”

“为什么？”她虽然聪明懂事，毕竟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猜不透母亲的意思，小小的心灵充满疑惑。

“你听我说。耿夫人母子在咱们家里居住，不知不觉过了三年。那年三月，我刚刚怀着你。不知怎的，给鞑子查探到我们的地址，一天晚上，来了七八个鞑子强盗，个个都是好手，一场恶战，耿电侥幸不致给他们抢去，但你父亲却已受了重伤，我也受了一点轻伤。你爹就是因为内伤太重，在你出世之后没多久就死去的。我后来身体多病，恐怕也就是因为那次受伤的缘故。”

“啊，原来这样。妈，你是不是有点怨恨这孩子，若不是为了他，爹就不会死得这样早了。”

“傻孩子，我怎会怨恨他？他的父亲为国为民，抛妻别子，咱们能够为他出一点力，即使当时我和我的爹爹一同战死也是值得的，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妈，我也是这样想。我并没有怨恨他呀，不过是问一问你罢了。”

“好，你能够和我一样想，我就很高兴了。”她的母亲又喝了一杯热茶，再继续说道：“耿夫人要回江南帮助她的丈夫，她不能冒险带孩子回去。我们的行藏又已败露，孩子留在我们家里也不安全。后来耿夫人想到了一个丝毫不懂武功的穷亲戚，把孩子寄托在他家里。这方法倒是不错，听说直到去年为止，这孩子跟那个在乡下教蒙馆的老夫子在一起，总算没有引起敌人注意。不过自从他三岁那年一去之后，我也就没有再见过他了。呀，他比你大四岁，想来现在已是长大成人，变成一个强壮的小伙子了。只怕我见着他，也不会认识他。”

“妈，你很挂念他？”

“当然，为了你的缘故，我怎能不挂念他？”

“为什么？他走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呢。”

谜底终于揭晓了，她母亲缓缓说道：“因为我在你未曾出世的时候，已经将你许配给他！”

十三岁的小姑娘虽然情窦未开，但也懂得害羞了。她低下了头，小脸泛起红潮，心中却在暗暗欢喜：“他的爹爹是抗金名将，想来他也一定英雄了得。”

母亲微微一笑，说道：“你得到一个好丈夫，妈也可以安心。只是这个孩子恐怕却未知道他有一个未婚妻子呢。”

她想要问：“我还未曾出世，你又怎能将我许配给他？”这话可是不便出口。

母亲好似猜到她的心思，说道：“是这样的。那次打退敌人之后，耿夫人知道我有孕在身，就和我说道：‘我不久就要南归了，我有一个心愿要和你谈。’我当然一口应允帮她达成心愿，她说道：‘咱们情如姐妹，我母子又深受大恩，但愿咱们能够亲上加亲。’我笑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还不知是男是女呢。她说：‘若



是男的，就让他们结拜兄弟，若是女的，就让他们成为夫妻。’就这样把你的终身定了。

“当时我和她约好，待孩子出生之后，就想办法托人捎信给她的。不料在你出生之后，你爹伤重，病榻缠绵，我哪能够去找一个可靠的人办理此事？三岁那年，你爹去世，其后就是蒙古和金国连年交兵，金国和宋国也在打仗。咱们为了逃避鹰爪，躲到深山，更是没法和他们联络了。

“三个月前，我下山购米，碰到一个丐帮弟子，知道你的李师伯在金鸡岭，我去了之后，你可以到金鸡岭找李师伯收留。待你长大后再到江南去找耿电。”

“妈，你去哪里？”

“傻孩子，妈有哪里好去，当然是回老家了。孩子，你要保重身体，切莫太过伤心。人总有一死，妈又怎能伴你过世？但愿你早日能够见着耿电，你的终身有靠，妈也就可以放心去了。”

果然她的母亲在把这件事情缘缘本本地告诉她之后，当天晚上就去世了。她照母亲的吩咐，小小年纪，换了男装，扮成一个穷小子，一路挨饥抵冷，有时做小偷，偷不到东西就做小叫化，乞食了半年多，终于到了金鸡岭，见着她的李师伯家骏。

金鸡岭的寨主乃是名震江湖、外号“蓬莱魔女”的女侠柳清瑶，李家骏是她手下的一个头目。蓬莱魔女很喜欢她，但因一个小姑娘不便留在山寨，又将她引荐到她丈夫“笑傲乾坤”华谷涵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外号“武林天骄”檀羽冲的门下，让檀羽冲夫妇收养她作义女。

檀羽冲外号“武林天骄”，对于武学无所不通，她年纪稍大之后，又常到金鸡岭来住，金鸡岭有各门各派的豪杰，是以她虽然年纪小，已是通晓十八般武艺。

回忆忽被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踏断，原来是两个军官骑着快马疾驰而过，她刚刚下山，还未走上官道，那两个金国军官是赶送“八百里加紧”的重要文书的，并没闲心注意及她。

快马过后，尘土飞扬，路旁玩耍的村童被尘土溅了满头满面，戟指而骂：“刚千刀的臭鞑子，咱们长大了决不能容你欺侮！”